

# 汉语、印尼语动词重叠表示交互体的对比

陈玉兰/Maharani (印度尼西亚)

**[摘要]** 汉语和印尼语有不同的语言类型，也有不同的形态结构，但均把重叠形式用作构词和构形的方法之一。构形的重叠在这两种语言的口语语体中运用甚广，但重叠形式、语义和语用意义上有同有异。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用三个平面理论和“体”功能分析的观念，对汉语、印尼语动词重叠进行考察和对比，发现汉语动词重叠中有一部分 AABB 式和印尼语动词重叠一样具有构成交互体（reciprocal aspect）的功能。这两种语言在体现交互体功能方面具有多方面的相同的语义制约；AABB 式构成“交互体”后，动词重叠形式就有了交互性；基式动词原是及物动词，重叠后一般转为不及物动词；主语名词在语义上就有了“多数义”。体现交互体功能的动词语义是 [+ 及物]、[+ 持续]。汉语 AABB 式动词重叠表示交互体时，对施事提出的语义制约是：[+ 人]，而印尼语对施事的要求则不如汉语具体，印尼语动词重叠体现交互体的施事语义制约是：[+ 生命]。

**[关键词]**            AABB 式重叠            交互体            语义制约            语用

## 一、引言

不同的语言在体系构成上往往既有各自的特殊规则，也有一些共同的规。词的重叠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德语、荷兰语、英语、汉语、印尼语等语言中都有重叠现象。在构词方式和构形方式上，汉语和印尼语都有丰富多样的重叠形式和意义。汉语和印尼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能够重叠。动词重叠的研究历来是语法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进行汉语和印尼语的对比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去挖掘这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语义和语用上的特点，有利于促进语言社群的相互了解与交流。

汉语和印尼语的动词重叠形式体现了多种语法意义，有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这两种语言的动词重叠形式在口语语体中的应用频率相当高，在语用策略上也有同有异。汉、印的动词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都已有不少的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包括：动词重叠的方式、语法意义、语用、可重叠的条件、动词重叠的历史由来、在各自方言及民族语言中的表现等。而动词重叠主要体现了重叠的语法意义。我们利用三个平面的理论、对比语言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这两种语言动词重叠的构形方式和语法意义进行考察，发现汉语动词重叠中的一部分 AABB 式也和印尼语一样能够表达交互体的意义。

## 二、汉语动词重叠的形式和意义

汉语中的构形动词重叠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如：

1. AA 式：看看、试试、说说、想想、戴戴等，表示基式动词（词根）所体现的动作时量短，动量小或将尝试实现基式动词（词根）的动作，一般是未然的。

2. ABAB 式：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表示基式动词所体现的动作时量短，动量小或将尝试实现基式动词动作的双音节动词，一般是未然的。

3. AABB 式：指指点点、躲躲藏藏、躲躲闪闪、打打闹闹、吹吹打打等，表示多次重叠基式动词（词根）的动作，这些动词都有“又 A 又 B”的意思。如“指指点点”有“又指又点”的意思，“打打闹闹”一般用来形容小孩子在一起玩的场景，“又打又闹”。

4. AAB 式：兜兜风、跳跳舞、唱唱歌、下下棋等，这种重叠式一般都是离合词，表示反复地、轻松地进行基式动词的动作。

除了以上的几种重叠形式以外，汉语单音节动词的重叠还可以嵌上时态助词“了”和“着”，构成“A 了 A”式和“A 着 A 着”如：看了看、想了想、问了问等，表示反复进行基式动词（词根）的动作后，完成或实现了基式动词的动作。同为“看”这一动作，“看了看”表示看了多次，同时还可能看得很仔细，而“看看”可能只看一次，甚至只是随便地浏览一下，前者对动作的执行程度明显高于后者。嵌上“着”构成“A 着 A 着”表示动作持续体。嵌上数词“一”构成“A 一 A”式，表示动作反复、持续的时间不长。嵌上语气助词“啊”构成“A 啊 A 啊”，如：哭啊哭啊、跑啊跑啊，表示该动作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动词重叠手法在汉语的构形方面比构词方面的表现更为活跃。根据前人对汉语动词重叠所表现的语法意义研究，归纳如下：

1. 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重复、绵延、多次、惯常

黎锦熙（1924）<sup>1</sup>、吕叔湘（1942）、王还（1963：1）、范方莲（1964）<sup>2</sup>。张寿康（1981）、朱德熙（1982）、刘月华（1983：1）<sup>3</sup>、（1996：1）、张谊生（1997）、李珊（2003）、左思民（2003）、孙宜志（2006）、张旺熹（2006）。

2. 动词重叠表示随意、轻松、委婉、缓和、主观

王还（1963：1）、范方莲（1964：4）、太田辰夫（1987）。

3. 动词重叠表示动作量少、时间短、有连贯性

吕叔湘（1942）、朱德熙（1982）、刘月华（1983：1）<sup>4</sup>、王力（1985）、张静（1986）、太田辰夫（1987）、李宇明（1996：1）、张谊生（1997）、张旺熹（2006）。

<sup>1</sup> 黎锦熙 1924 年《新著国文法》，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sup>2</sup> 《试论所谓“动词重叠”》范方莲，《中国语文》1964 年第四期。

<sup>3</sup>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刘月华，《中国语文》1983 年第一期。

<sup>4</sup>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刘月华，《中国语文》1983 年第一期。

#### 4. 动词重叠表示尝试义

吕叔湘（1942）、范方莲（1964：4）、李人鉴（1964年）<sup>5</sup>、赵元任（吕译本1979）、张寿康（1981）、张斌（1989）；（2002）<sup>6</sup>、李宇明（1996：1）、张谊生（1997）、朱景松（1998：5）<sup>7</sup>、李珊（2003）、左思民（2003）。

#### 5. 动词重叠表示致使义

张斌（2002）<sup>8</sup>、李珊（2003）。

#### 6. 动词重叠表示交替

张谊生（1997）。

### 三、印尼语动词重叠的形式和意义

印尼语属于屈折语言。屈折语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词形变化，构词上的变化主要是通过添加词缀、附加词尾、语音交替以及重叠（reduplication）等手段来实现，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产生大量派生词，这也是印尼语主要的构词手段。构形上通过内部屈折来表示物体的多数、改变词类、改变词性、表示动作的持续、反复以及表示程度加深等等多种的语法意义。比如：印尼语动词 tahu（知道/V），重叠后构成 tahu-tahu（出乎意料/不知不觉/Adv），通过重叠手法转变词类。印尼语在通过重叠方法构形来体现语法意义有3种方法：

#### 1. 简单动词的重叠（包括单音节和多音节动词）

##### 1.1. 单音节重叠

如：mau（要/V）> mau-mau（任凭某人的意思/V；愿意/V）

##### 1.2. 多音节词的重叠

如：ma.kan（吃/V）> makan-makan（吃吃/V）

se.le.sai（完成/V）> selesai-selesai（表示经过长时间才完成/V）

#### 2. 接续动词的重叠（词根加词缀）

如：angguk（点头/V）> mengangguk-angguk（点点头/V）

pukul（打/V）> pukul-memukul（打来打去/V）

peluk（拥抱/V）> berpeluk-pelukan（互相拥抱/V）

sendat（受阻/Adj）> tersendat-sendat（多次受阻/V）

#### 3. 变音的重叠

如：seling（穿插着/V）> selang-seling（互相穿插着/V）

ganti（代替；替换/N）> gonta-ganti（换来换去/V）

<sup>5</sup> 《关于动词重叠》李人鉴，《中国语文》1964年第四期。

<sup>6</sup> 张斌主编2002年《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

<sup>7</sup> 朱景松1998年《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五期。

<sup>8</sup> 张斌2002《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309页。

前人对印尼语动词重叠所表现的语法意义的研究，可归纳如下：

1. 动词重叠表示动作的重复、绵延、多次、惯常

Anton M. Moeliono (1976)、M. Ramlan (1976)、J. S. Badudu (1976)、M. D. S. Simatupang (1979)、Hasan Alwi 等 (1988)、黄琛芳 (1993)、Nik Safiah Karim 等 (1933)、James Neil Sneddon (1996)。

2. 动词重叠表示动作随意、惬意、委婉、无明确目的

Anton M. Moeliono (1976)、M. Ramlan (1976)、M. D. S. Simatupang (1979)、Hasan Alwi (1988)、黄琛芳 (1993)、James Neil Sneddon (1996)。

3. 动词重叠表示动作量少、时间短、有连贯性

Anton M. Moeliono (1976)、M. D. S. Simatupang (1979)、Hasan Alwi (1988)、黄琛芳 (1993)。

4. 动词重叠表示交互义、与动作相关的工作

M. Ramlan (1976)、M. D. S. Simatupang (1979)、Hasan Alwi 等 (1988)、黄琛芳 (1993)、Nik Safiah Karim (1993 年)。

5. 动词重叠表示强调、程度深化

Anton M. Moeliono (1976)、M. D. S. Simatupang (1979)、Hasan Alwi (1988)、黄琛芳 (1993)、Nik Safiah Karim (1993)、James Niel Sneddon (1996)。

6. 动词重叠表示非单数施事 (multiple actor)、动作对象非单数  
黄琛芳 (1993)。

7. 动词重叠表示主观、虔诚意愿、转折义、轻蔑义 (pejorative)

M. D. S. Simatupang (1979)、黄琛芳 (1993)。

8. 数词源动词重叠表示“分布体” (distributive aspect)

M. D. S. Simatupang (1979)。

9. 动词重叠表示轮流体 (交替)

黄琛芳 (1993)。

有关现代汉语中的动词重叠和印尼语中的动词重叠都已经有不少的研究。相对而言，汉语语法学界对汉语动词重叠的研究比印尼语中的动词重叠研究活跃得多，涉及面广，研究程度深。最受关注的课题是哪些动词可以重叠，以及重叠形式的语

法意义等。印尼语语法学界的研究焦点也大致相同。由于两种语言中各自的语法制约，因而出现了动词重叠的结构形式、语义、语用意义上的异同。动词重叠形式表示动作“时间短”、“少量”、“绵延”、“较随意”、“主观性”、“惯常”、“连贯”等的语法意义，这两种语言大致相同。对于哪些动词能重叠、哪些不能重叠、重叠后是否出现“尝试义”、重叠后程度加深、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叠等问题，人们还在进行探讨。

#### 四、印尼语动词重叠体现“交互体”（reciprocal aspect）

印尼语中动词重叠可以表示“交互体”（reciprocal）、“轻蔑体”（pejorative aspect）等。汉语动词重叠能否表达类似“交互体”的语法功能，尚未见有谁作过考察。我们拟借鉴从印尼语动词重叠表达“交互体”的语法功能的已有研究成果，换一个视角，尝试考察汉语动词重叠形式表达“交互体”的语法功能的可能性。

从语法结构类型（typology on grammatical level）看，汉语属于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印尼语属于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相对汉语而言，印尼语的形态变化更丰富。印尼语的词缀不如汉语词缀多，但印尼语词缀具有多项的语态功能（diathesis function）和“体”功能（aspect function），所以印尼语的词缀在整个语言系统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印尼语词缀（affix）有前缀（prefix）、中缀（infix）、后缀（suffix）和夹缀（circumfix）。在印尼语的重叠形式中，也是由于词缀参与构词而体现出重叠形式和重叠意义的多样性。

上面谈过，印尼语可以通过附加词缀转变词类。印尼语动词重叠的基式（base<sup>1</sup>）可以是其它词类，如名词（N）或形容词（Adj）等，这些词类附加了主动态词缀以后成为主动态动词，如：pukul（打/N）+ *meN-*（主动态词缀）> *memukul*（打/V），又如：hormat（尊敬/Adj）+ *meN- i* > *menghormati*（尊敬/V）。为方便论述，我们把动词重叠基式记为“B”，把重叠（reduplication）部分记为“R”，“>”表示“构成”。

在印尼语词缀中与“交互体”有关的词缀如：主动态前缀“*ber-*”和夹缀“*meN<sup>9</sup>- i*”以及“*ber-an*”。其体现“交互体”的重叠方法是把主动态词缀附加在基式上，使之成为主动态动词，再与基式结合后构成重叠形式。这重叠形式就产生了被动态动词和主动态动词的对立动作，被动态和主动态动词在所构成的重叠动词内部产生“交互体”。动词重叠产生“交互体”后，在语义上宾语是主语的受事的同时主语亦为宾语的受事，主语名词在语义上非单数。“交互体”动词受宾语的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所制约，该动词所带的宾语语义特征是 [+ 生命]、而动

<sup>9</sup> 主动态前缀 *meN-* 中的 N 表示多种变体（allophone），这种变体受动词基式的第一个字母的音位所制约；其变体为：*me-*、*meng-*、*mem-*、*meny-*、*men-*。为了更清晰地体现词缀在词内部的位置，我们用斜体标出词缀部分。

词则要求 [+及物]、[+持续]。在印尼语中，常见的动词重叠表示“交互体”有如下 5 种形式：

1. (B + (meN- + B<sub>R</sub> + -i/-kan)) > VR (动词重叠) :

hormat (尊敬/Adj) > hormat-menghormati (互相尊敬/V)

lempar (投, 掷, 丢/V) > lempar-melempari (互相投掷/V)

例:

(1) Penghuni surga (saling) kunjung-mengunjungi dan penghuni neraka (saling) lempar-melempari.

住户 天堂(互相)拜访(主动)拜访和 住户 地狱(互相)投掷(主动)投掷

(Pontianak Post 2002 - 11 - 30)

(天堂里的住户互相拜访而地狱里的住户互相投掷(石头)。)

2. (ber- + (B + B<sub>R</sub>) + -an) :

desak (挤) > berdesak-desakan (互相拥挤, 挤来挤去)

(2) Para tamu bersalam-salaman dengan akrab. (《Tata Bahasa Baku Bahasa Indonesia》2003, 页 162)

诸位 客人(主动态)握手 地 亲密

(诸位客人互相亲密地握手。)

(3) Kedua sahabat itu berpeluk-pelukan. (《Tata Bahasa Baku Bahasa Indonesia》2003, 页 162)

两位 朋友 那(主动态)拥抱

(那两位朋友互相拥抱。)

3. (B + (meN- + B<sub>R</sub>) :

rangkul (搂抱) > rangkul-merangkul (互相拥抱, 搂搂抱抱)

(4) Kedua sahabat itu beri-memberi cendera mata. (《印尼语大词典》)

两个 朋友 那 给(主动态)给 礼物

(那两个朋友互相赠送礼物。)

(5) Anjing tetangga gonggong-menggonggong.

狗 邻居 吠 (主动态)吠

(邻居的狗吠来吠去。)

4. (B + (ber- + B<sub>R</sub>) :

ganti (替换/N) > ganti-berganti (互相替换; 互相轮流/V)

balas (回报/V) > balas-berbalas (互相回报/V)

(6) Balas-berbalas kunjungan. (《印尼语大词典》)

回报(主动态)回报 拜访

( 互相拜访 )

5. (B + B<sub>R</sub>) + -an) :

pandang (看; 望/N) > pandang-pandangan (互相对视)

(7) Setelah puas pukul-pukulan dalam aksi tawuran... (《Kompas》2004 - 4 - 29)

之后 满足 打 打击 里面 行动 打群架

(在打群架中互相殴打满足之后...)

上面例句(1)、(5)的主语 penghuni (住户) 和 anjing (狗) 都是一般名词, 没有复数的形态变化。例句(2)、(3)、(4)的主语 tamu (客人)、sahabat (朋友) 都有定语 para (诸位) 和 kedua (两位) 所限制, 表示主语在语义的多数。例句(6)、(7)不出现主语。从(1)、(5)、(6)、(7)的动词重叠形式, 听者可以获得主语语义上是非单数的信息, 这也可以解释为: 动词重叠是表示主语非单数的标记 (mark)。印尼语中的 (B + B<sub>R</sub>) + -an) : 这种重叠形式在口语中用得很广, 这与 (ber- + (B + B<sub>R</sub>) + -an) 都是表示交互义, 在语言经济性原则下省略了前缀 ber-。附加前缀 ber- 多用于书面语。

## 五、汉语动词重叠体现“交互体”范畴

我们在对汉、印语言动词重叠的考察、对比中发现了各种异同现象, 比如: 重叠形式的异同, 汉语单音节动词多, 可以构成 AA 式重叠也多, 印尼语的单音节动词少, 能构成 AA 式的也不多: 汉语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可以是 ABAB 式、AAB 式和 AABB 式。印尼语的双音节动词只能重叠为 ABAB 式。汉语中 AAB 式的内部结构可以是 (V+ (VR+N))、(V+ (VR+ V))、(V+ (VR+ V)) , 如: 鼓鼓掌 (VVN)、游游泳 (VVV)、乘乘凉 (VVAdj)。印尼语中的重叠形式也有同样的内部结构, 如: tepuk-tepuk tangan (拍拍手/VVN)、cari-cari tahu (打打听/VVV)、jatuh-jatuh cinta (开始爱上了/VVAdj)。印尼语以多音节词占优势, 印尼语的多音节词和汉语的多音节词不同。汉语的多音节词一般是显性词 (transparent word), 而印尼语的多音节词只是包含一个可独立使用的实义形位的隐性词 (opaque word), 因此印尼语没有 AABB 式的重叠形式。

我们在对汉语和印尼语动词重叠的对比中, 发现汉语中有些 AABB 式的动词重叠也和印尼语一样, 能够体现“交互体”, 比如: 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推推让让、吹吹捧捧等。在汉语动词中, 重叠后能够产生“交互体”的动词基式其语义是 [+及物]、[+持续], 宾语必须是 [+人]。AABB 式构成“交互体”后, 重叠形式就有了交互性: 基式动词原是及物动词, 重叠后一般转为不及物动词: 主语名词在语义上就有了“多数义”, 这些特征都和印尼语中动词重叠体现“交互体”的特征有相似之处。

例子:

(8) 几个人整天勾勾搭搭的, 不知要干什么。(《现代汉语辞典》第五版, 页 480)

- (9) ? 一个人整天勾勾搭搭的，不知要干什么。
- (10) 他们一定在 勾勾搭搭。(ccl 语料库)
- (11) ? 他一定在勾勾搭搭。
- (12) 她同医士 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ccl 语料库)
- (13) 那你跟他不也是 勾勾搭搭吗？(ccl 语料库)
- (14) ? 你不也是勾勾搭搭吗？
- (15) 他们亲切但得体，没有 搂搂抱抱 的动作。(ccl 语料库)
- (16) ? 他没有搂搂抱抱的动作。
- (17) 她和吴伟两个人 搂搂抱抱 (ccl 语料库)
- (18) ? 她 (一个人) 搂搂抱抱。
- (19) ? 吴伟搂搂抱抱。
- (20) 呆头呆脑地看着女人们 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地走过去。(ccl 语料库)
- (21) 母女俩 拉拉扯扯，僵持着 (ccl 语料库)
- (22) ? 看着一个女人拉拉扯扯。
- (23) 大伙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好不快活，(ccl 语料库)
- (24) ? 他说说笑笑 打打闹闹 好不快活，(ccl 语料库)
- (25) 这件事你们商量量地办吧。(《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页 589)
- (26) ? 这件事你商量量地办吧。

AABB 的基式 AB 是及物动词。

- (27) 江经常出入公共场所和宾馆，勾搭 香港商人，转手倒卖走私物品，(ccl 语料库)
- (28) 还要 拉扯 一对双胞胎孩子，(ccl 语料库)
- (29) 晚上常常 打闹 到夜深人静。(ccl 语料库)

(30) 一个管事的跑过来，不容分说，推搡着把记者赶了出来。（ccl 语料库）

(31) 妇女搂抱小孩，喜悦地蹲在地上。（ccl 语料库）

上面例句（23）、（25）中的“打打闹闹”、“商商量量”，基式动词为“打闹”、“商量”这类的动词本身就是“交互动词”，对其“施事”有“非单数施事”的语义制约（对比例句 23-24、25-26），因此我们不把由“交互动词”重叠构成的结构看成是由动词重叠表达交互体的功能。

至于（27）至（31）中的动词，本身都是“非交互性动词”，这些动词基式构成的句子，没有“非单数施事”的语义限制。因此（27）-（31）都是合格句。这些动词重叠后就产生了“交互体动作”“非单数施事”的语法意义，这才算是动词重叠形式表达的“交互体”的语法功能，如例句（8-14）、（15-19）和（20-21）。

## 六. 结语

汉语、印尼语具有几种相同的动词重叠方法、包括重叠形式的构词手段和构形手段。汉语、印尼语动词重叠在体现“体”范畴方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汉语中部分 AABB 式动词重叠可以表达交互体功能，其语义制约与印尼语动词重叠的语义制约具有相同之处：[+ 及物]、[+ 持续]，宾语必须 [+ 生命]。动词重叠产生交互体后，动词重叠形式就有了交互性，主语“多数义”；主语名词在语义上就有了多“数义”。这些特征体现了汉语、印尼语动词重叠可以表达交互体的功能。然而就动词重叠表示交互体的语义制约而言，印尼语对施事的要求是 [+ 生命]，如例句（5），汉语 AABB 式动词重叠对施事的要求比印尼语的要求更加具体，汉语的 AABB 式的施事则是 [+ 人]。

### 参考文献：

1. 陈昌来 2002 《现代汉语动词的语法语义属性研究》，学林出版社。
2. 范方莲 1964 《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第四期
3. 范开泰 1993 《语法分析三个平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三期。
4. 何融 1962 《略论汉语动词的重叠法》，《中山大学学报》第一期。
5. 黄琛芳 1993 《印度尼西亚语实用语法》，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尼教研室。
6. 黎锦熙 1924 《新著国文法》，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7. 李人鉴 1964 《关于动词重叠》，《中国语文》第四期
8. 李珊 著 2003 《动词重叠式研究》，语文出版社。
9. 刘月华 1983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第一期。又见 1984 《语法研究与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10. 齐沪扬 2000 《动词移动性功能的考察和动词的分类》，《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11. 王希杰、华玉明 1992 《论双音节动词的重叠性及其语用制约性》，《中国语文》第六期。
12. 徐正考 1996 《双音节动词重叠形式探源》，《烟台师院学报》第三期。
13. 张静主编 1986 《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14. 张斌主编 范开泰 张亚军著 2000年 《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5.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动词 AABB 复叠式的内部差异》，《语言研究和探索（九）》，商务印书馆。
16.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7. 朱景松 1998 《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五期。
18. 左思民 2003 《动词重叠和时量》，《汉语时体系统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 Bernard Comrie (2005) *Aspect*,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Daulat Purnama Tampubolon, M.S. (1977) *Verbal Affixations in Indonesiaan: A Semantic Exploration*,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77.
21. Hasan Alwi dkk 2003 *Kamus Besar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语大词典), Penerbit Balai Pustaka-Departemen Pendidikan Indonesia (印尼国民教育部图书出版社)。
22. Hasan Alwi, Soenjono Dardjowidjojo, Hans Lapoliwa, Anton M. Moeliono 2003 *Tata Bahasa Baku Bahasa Indonesia* (印尼语规范语法), Penerbit Balai Pustaka -Departemen Pendidikan Indonesia (印尼国民教育部图书出版社)。
23. M.D.S. Simatupang (1983) *Reduplikasi Morfemis Bahasa Indonesia*, Penerbit Djambatan.

注：本文收录在《》